

影宋柳河東集

書

齊民要術
PDF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記祠廟

零陵郡復乳穴記

題作零陵字之誤也據地理志零陵

乃永州郡名今言石鍾乳連之

人告盡者五年而題以零陵何

也唐地理志載連州連山郡貢

鐘乳本草唐註亦載其次出連

州未嘗言永州出以年考之元

和四年永州刺史崔簡連州刺

史乃崔君敏二太守之姓同故

題亦從而差耳題以連山郡復

乳穴記則

於文為合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

連于詔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

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

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曠

之熙熙史記天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

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

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

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給徒今吾

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賴利欺誣屏

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

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一本作今今人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効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

一經本曰昔年

有鼻國即其地按集有道州

宣王廟記薛伯高以十年

用牲幣于廟而此云九年來

道州既底于理似非始至之

公以明年正月召其曰某

請永州記必將召時作

鼻亭神象祠也昌邑王賀傳云舜封象于有

鼻註在零陵今此是也○鼻

與庫

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

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伯高由刑部

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

音○罷去亂即治變呻為謠若痿而起漢書如

忘起○疾於危人若矇而瞭○矇音蒙騰踴

相視謹愛免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

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

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孟有為於其國

始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

墟其地沈其主於江注謂神主公又懼楚俗之尚

鬼而難諭也一無尚字一無於江乃編告

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左傳僖十年晉狐

賁曰神不歆非類

賁曰神不歆非類

民不祀非族歆養也又曰淫祀無福禮曰非其類祭之名曰淫祀

祀無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

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教一作崇去奇邪奇音

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肅一作庸以順于道

吾之斥是祠祠下有字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

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

一無字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

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考老公煥其肌於六煥

切我有病瘥音隆公起其羸髻童之噐音茗公

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

自古孰羨滌昏羨一作恣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

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

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

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明一無字

愷悌達于蠻夷愷一無字不唯禁滌祀黜非類而

已願為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子侯切隅也有堂堂之地隆

然負塼甃而起者切甃○甃蒲歷廣四步高一尺

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錘者盡

死○錘測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襪呂氏

春秋云荆人鬼越人襪越人襪鬼俗也列子楚人鬼越人襪註曰信鬼神與襪祥也由是

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

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史記天官書載水

天文志所載一同寔不甘茂盟息壤甘茂傳

原其說○長臻兩切甘茂於息壤因與之盟索隱曰山海經啓蓋

蓋云鮫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或是此也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鮫

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鮌于

羽郊

○事出淮南子
鮌與鯀同

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

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
者先死則彼特鋪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
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
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公謫永州十年
凡為記序其年

月有不可得而
考者此其一也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

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

抵丘垤

垤蟻封也

伏灌莽

詩集于灌木灌木叢生莽宿草也

○莽莫補切

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

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

浪○瞰苦切

不可病其敞

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

○藂與叢同聚也

穹若

洞谷蒼若林麓

○蒼翁孔切

不可病其邃也今所

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

○龕

音堪余得而合焉

合一一作發

以屬於堂之北陲

○屬之欲

謂北邊也

陸

凡坳窪坻岸之狀

窪清水也坻小渚○窪烏

瓜切坻陳尼切於交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

桂檜松杉榿栴之植木似檜音駢幾三百本嘉

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幽蔭蒼蔚音檜

步武錯迂阮古切不知所出温風不燥式灼切

清氣自至水亭隍室也○隍胡夾切曲有奧

趣然而至焉者徃徃以邃為病噫龍興永之

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

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

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

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切

可以觀妙溽暑適去茲丘之下協韻音戶大和不

遷茲丘之巔與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

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之君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集中西山宴遊記云

因坐法華西亭時元和四年九月則此記當在前作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

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

絕然而薪蒸篠簜篠曰薪細曰蒸書篠簜既數篠小竹簜大竹○篠音

小竹箭蕩
徒黨切

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

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

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

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類萬類皆出曠

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闢丘陵山谷

之峻江湖池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

地之竒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

司馬官外乎常負

永貞元年十一月貶永州
司馬負外置同正負一無

乎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

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塞下一有乎字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記作於到永之初元和改元時

永貞年

元永貞年

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

時公

為尚書禮部員外郎

出為邵州

九月貶邵州刺史

邵

道貶永州司

馬至則無以為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

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

隱蔽其戶北嚮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為

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

麓甚眾於是鑿西墉以為戶戶之外為軒以

臨羣木之杪無不矚焉

一本無下有所字

不徙席不

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

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
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即羣迷為正
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為余
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
將與為徒遂書為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
貽異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

元和十年作

越人信祥而易殺

祥謂祥怪

傲化而佞仁

○佞音面背也

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

漢武帝元封二年初令越巫祠上帝

百鬼而用雞卜李奇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

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

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一本無因不食蔽

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

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

因而入焉一作可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

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武后

天授元年七月有東魏國寺僧法明等十人

偽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下
令諸州各置大雲寺摠度僧千人天下水北環

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
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
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
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
之廣大達達橫術九達謂之達邑中道曰術
月令曰審端經術。術音

遂

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大府謂
觀察府取寺之故名

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爲學者
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
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

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其一無庶乎教夷

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

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

菜畦也圃一作圃田若干塍音乘稻治事僧曰退思

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一作翼上

院記云今刺史馮公作大門馮刺永州在元和二三年記當

在是時作

中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音篤天竺國一名身毒

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釋迦牟尼者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

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

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去聲

眾寶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為

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

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

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謂慧

也遠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顓大

師豈切顓語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

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

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晁職日切及僧法林

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

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巽上人
名重巽

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

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

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

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葺茲宇以開

後學有信士圖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

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

廊廡續二大士之像

對切續胡

繒蓋幢幡

疾○繒

切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

筏之存乎是

○筏音伐水中大筏

遂以天台十疑論書

于墻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

附○志云余乘舟來居九年此當作於元

和八年古者姓氏特以別生分

類賢否之涇渭初不由此尊尚

姓氏始於魏之太和齊據河北

推重崔盧梁陳在江南首先王

謝至江東士人爭尚閥閥賣婚

求財曰喪廉恥唐家一統當一

洗而新之奈何文皇帝以隴西
舊族矜夸其臣以房魏之賢英
公之功且區區結婚於山東之
世家貞觀之世冠冕高下雖稍
序定然許敬宗以不叙武后世
李義府恥其家無名復從而紊
亂黜陟廢置皆不由於賢否但
以姓氏升降去留定為榮辱衰
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
婚民俗安知禮義忠信為何物
耶子厚憫時俗之未革故以子
孫冒昧者取況於鐵爐步之失
實誠有功
於名教歟

江之澣

謂江濱

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

吳人呼水

際為步
有新船若瓜步之類是也

永州北郭有步

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

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者居

都玩切小冶也一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

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

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

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

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

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

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

錡錢鑄刀鉄者

左傳筐筥錡釜之器註有足曰錡無足曰釜詩臣工庠乃

錢鑄周禮鍛氏為鑄器註錢鑄田器刀鉄兵器也鉄莖斫刀○錡奇蠟二音錢音翦鑄音

博鉄膚甫二音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

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

有猶不足大其門然世且樂為之下子胡不

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

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

故號以至於敗為世笑僂音戮斯可以甚懼若

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鑄刀鉄者則去

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為

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

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

賈以觀民之所好惡漢時亦分八使周適四方巡行風俗觀采方言

若果是者則

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為志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世綵廖氏
刺梓家塾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九

記山水

游黃溪記

自游黃溪至小石城山水之

勝年月或記或不記皆次第而作耳

北之晉西適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

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漢書西南夷傳南夷君以

十數夜郎最大此下凡用滇最大印都最大徙莽都冉駝最大公文勢本此邵太史曰子

厚此記云永最善然別云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問則出游復多恐何言之

不同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浯音吾

在湘水南北匯于湘
元結命之曰浯溪
西至于湘之源南至於

灑泉
也○灑音雙水名灑泉奔湍
東至于黃溪

東屯
徒門切一無
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

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

行六百步
百一
至黃神祠
祠一無神祠之上兩

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
如一字無
與山升降

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
小一字無
平

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
論語深則厲淺則揭註以衣涉水為

厲揭揭衣也○揭
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

在列切又音繼

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積一作即黛

蓄膏澗黛盡冒也澗水止也束若白虹來一作采沈沈無聲

沈沈之一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楚越之人數魚以尾

不以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

峻流若頽頽斷齧頽頽下也斷齧根肉也

切又音含斷魚其下大石雜列雜一作離可坐飲

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

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

然○辨七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

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

王姓莽之世也漢書王莽自謂黃虞之後姓

虞苗裔其令天下尚此五姓蓋取諸此莽既死

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

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莽號

其女定安公太后為黃皇室主絕之於漢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

本其所以傳言者蓋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

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莊子畏壘之民欲俎

豆謂禮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

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
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為僇人

音戮僇

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

隙○

與隙同

則施施而行

○施如字徐行貌又音怡

漫漫而游

漫○

莫半切

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

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

則更相枕以卧

一本無以卧二字

卧而夢

一無卧而夢三字

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

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態一作勝皆我有也而未

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

法華西亭法華寺名望西山始指異之指一作抵遂命

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染一作冉斫榛莽焚茅茷符廢

切草葉多也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

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

勢岬然洼然岬山深之狀注水也汗若垤

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

白外與天際外一作水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

特立不與培塿為類

方言冢或謂之培關而東小冢謂之塿○培薄

力口切塿

悠悠乎與顥氣俱

音○顥

而莫得其涯

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

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

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

冥合

冥一作俱一又作與物不異

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

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

也

鈞錡潭記

鈞錡晉古錡字諸韻皆無從母諸唐韻作錡下註云

鈷鑄也。鈷疑是鑄。莫滿莫明二切。拉註云鈷鑄也。鈷鑄乃鼎具。

據小丘記云得西山後八日又得鈷鈷潭則此記在前記後作

亦元和四年文云下二記當繼此也

鈷鈷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

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

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沫

音末水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餘有

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

也○亟丘一旦欵門來告曰也欵叩不勝官租

異切

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賀

財以緩禍○賀音茂乎樂而如其言則崇其

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字一無者

而有聲淥然○淥在公尤與中秋觀月為宜

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子樂居夷而忘

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鈞錡潭西小丘記前記見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

鈞錡潭潭西二十五步當溝而後者而為

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

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狀一殆不可數其

嶽然相累而下者嶽峯山險貌。嶽音若牛

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

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

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

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

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音剷

諸韻玉篇皆無此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

字義當作剷平也

木立美竹露竒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

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一本獸下有魚龍字舉熙

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

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澹澹水回也

悠然而虛者與神謀一作悠悠然而淵然而

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

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

鎬鄠杜音戶鄠則貴游之士一無之爭買者日

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

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
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是一晨書於石
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篁竹田也聞

水聲聞一作絕句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

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

以出為坻為嶼坻嶼皆小洲也為嵒嵒苦男切

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

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視一云披拂潭中俯目

光下澈徹音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俶

昌六切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

斗折蛇行斗謂北斗史記枉矢類流星蛇行而倉黑明滅可見其

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

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

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

陵龔古龔一作襲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

生曰恕己曰奉壹崔簡之子也

袁家渴記

自袁家渴至小石城山四

惜其未始有傳焉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者也石渠記云元

和七年十月十九日云云則四記可以類推矣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

若鈷鉏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

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大曆元年元結以此巖東向故名之曰朝

陽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

中幽麗竒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支流

者為渴支一作反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

嶂合

高一作西

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

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

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有一

石字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

多白礫

音歷石也

小

其樹多楓柝石楠

○柝如石楠亦

木名

榎

櫛

樟

柚

榎木似豫章櫛木似柎葉冬不

落樟即豫樟柚橘類也○榎

眡

連切

柚

余救切

櫛音諸

草則蘭芷

又有異卉類合歡而

蔓生

合歡草名

鞞

鞞

水石

○鞞鞞音交猶交加也

每風自四

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駸綠翦翦

香氣

東坡曰子厚記云每風自四山而下

子厚善造語若此句殆入妙矣 蔚蔚衝濤旋

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

○葳音威蕤音儒佳與切草木華盛貌

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

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

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

泉幽幽然其鳴乍夫乍細渠之廣或咫尺

賈逵

云八寸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處在

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

環周鮮苔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地墮小潭

潭幅負減百尺清深多儻魚爾唯條黑條

音條又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

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床

焉風搖其巔韻動壑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

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

焚既曬而盈山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

緊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於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鑿渠至大石十月廿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由橋西地而下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也夫倍石渠三之一巨石為底他本或無一遠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建席字或無巨字若限閭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

揭跣而往

音○揭 跣 列切 又 褰 衣也

折竹掃陳葉排廣

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

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

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予

之踐履耶得意之日

一無意字

與石渠同由渴而

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

石澗後吞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

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

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

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

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

睥睨梁欂之形睥睨通作埤坨莊子云梁麗

同○睥述計切睨五計切欂音麗睥睨或從

土廣韻引博雅埤坨坨土墻集韻城上垣杜預

注左傳又作睥倪音義同其旁出堡塢安古

障也堡小城也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

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

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竒而堅其疏
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
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
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
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
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
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
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元和十年正月公自永
州召至京師三月復出

刺柳州此記作於刺柳州日篇末自可見

出州南譙門譙城樓也上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

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垂楊地名也傳置音轉

傳置謂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

亞缺圯部鄙切亞一作凸豕得以為囿蛇得以為藪

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䟽音荆音拂樹

以竹箭松檉丑成切桂檜柏杉易為堂亭音易

峭為杠梁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杠梁皆橋也○杠音江林

間橫下上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憑一作馬江

化爲湖衆山橫環嶠闊瀾灣

○嶠音聊與嶠同瀾伊盈切水

絕遠貌灣鳥環切一本嶠作嶠

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閭斯

亦竒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

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

爲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

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

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

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旣成

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

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記不書其年月然當

與前記先後作公刺柳五年卒於元和十四年之十月云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開今徙在水北直

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音潰水北有雙

山夾道嶄然○嶄組咸仕咸二切高貌曰背石山有支川

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

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

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甌子孕

切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

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恒盈而

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并切曰屏

山其西曰四姥山補切皆獨立不倚北沈

溥水瀨下沈一作流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

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

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一本作茄房或積

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

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六尺為尋則

廓然甚夫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

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

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

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

於上○枰薄明切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

弈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楮○檉何柳郭璞云今

木名○檉丑多簣○簣竹名節開相

呈切楮音諸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秭音子又咨李

郎切石魚之山金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

立魚在多稊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

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

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洄洄也因伏無

所見多綠青之魚多石鯽多一作及多條雷山兩

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

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脩形脩脯

也糝糝○糝音所又音胥祭神米糝字諸韻皆從禾音徒音土沛國呼糝曰糝

陰酒一作陰虔則應公集有雷在立魚南其間

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

馬東流入于潯水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九

世綵慶氏
易粹家範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書明諤責躬

寄許京兆孟容書

許孟容字公範元和初再遷尚書右

丞京兆尹公譙永州已五年與京兆書望其與之為地一除罪

籍耳時當在元和四年云

宗元再拜五丈

座前

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

欣躍恍惚

也失意

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

定

動悸心也

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

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

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

餘，竟百病所集，瘡結伏積。○瘡部郵切不食

自飽，或時寒熱，冰火互至，內消肌骨。一作肉非

獨瘡癘為也。忽捧教命，捧一作奉乃知幸為大君

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沒。左傳成十年晉侯夢疾為二豎子其一曰

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膏謂連心之脂膏肓心下膈上○膏音荒復起為人

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

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禪教化。過不

自料，慙慙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

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

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阨塞艱_音軌_音

不安貌○艱五結切軌音凡事壅隔_{一作事}

很忤貴近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

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

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

更造怨讟_{音讀}以此大罪之外誣訶萬端_{與誣}

同旁午搆扇盡為敵讎_{盡一作便}協心同攻外連

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

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

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賞哉四字

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分毫事一作

無公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

棄廢痼更一字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

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

皆自所求取得之一無得之二又何怪也宗

元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

即死元和五年五月廿七日公母盧氏卒猶對人言語求食自

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

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

居夷獠之鄉○獠音潦夷名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

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怛當割切心腸

沸熱腸一作骨熒熒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

人女子陬一作隅無少字及女子字無與為婚世亦不肯

與罪大者親昵罪大一人以是嗣續之重不絕

如縷每當春秋時饗當一子立捧奠顧眄無

後繼者惇惇然一作慄慄然款款惴惕恐此

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

憫惜也先墓所在城南一無所字無異子弟為主

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

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

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

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

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阜隸傭丐皆得上父

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列子云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

而揖之孟子脅肩諂笑病于夏畦無不受子夏畦夏月治畦之人○畦音攜

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
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
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
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
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
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音戮復
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耶
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音盥
音盥

玩切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蒲瓜誠憂恐悲

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

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一謗無本議字僅以百

數故有無兄盜嫂漢書人或毀直不疑曰不

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娶孤女云搗婦翁者

我乃無兄終不自明後漢第五倫建武二十九年從淮陽王朝京

師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筭婦翁寧有之邪

倫曰臣三娶妻皆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

卒光史籍一作管仲遇盜升為功臣禮記管仲遇盜

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遊匡章被不

孝之名孟子禮之孟子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

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今已
所謂不孝者五云云章子有一於是乎

無古人之實一有而有其詒欲望世人之明

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漢書直不疑為

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謝有之買

金償後告歸者至而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東漢

歸金亡金郎大慙劉寬字文饒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

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牛者愧而還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

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國語文公伐鄭欲得詹而師還鄭人

以詹與晉人將烹之詹拮鼎耳而鐘儀南疾號公乃命弗殺厚為禮而歸之

音卒獲反國左傳成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

樂操土音不忘舊也君盍歸之叔向囚虜自

公從之使歸求成南音楚聲期必免左傳襄二十一年欒盈出奔楚晉囚

向弗應其人皆咎叔范痤騎危騎音奇危棟切

也以上生易死史記魏世家趙使人謂魏王為

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

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奈何王

出蒯通據鼎耳怪切蒯苦為齊上客高帝誅韓

不用蒯通之言帝召通欲烹之通曰犬各吠

非其主上乃赦之據鼎耳言將烹也至齊悼

相請通為客張蒼韓信伏斧鑕鐵鑕也音質

終取將相西漢張蒼後沛公攻南陽當斬後

至孝文時為相韓信亡楚歸漢為連教坐法當斬適見滕公公奇其言釋勿斬其後拜大

將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西漢鄒陽從梁孝王

陽惡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賈生斥逐復召

宣室西漢賈誼洛陽人辭准之屬害之出入為

室倪寬擯死新唐書後至御史大夫西漢倪

尉文舉卒史以儒生不署曹除為從史之此地視畜其後議封禪事拜御史大夫

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西漢董仲舒廣川人

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味止主以攝其書奏為是下神

舒吏當死詔赦之劉向字子政事宣帝為諫大夫獻言黃金可成上令與尚方鑄作事後

才不得踰冬以減死上奇其此皆環偉博辯奇壯

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洪忍也○恒音匡怯

忍始獨也楚詞下才來投又嬰恐懼痼病作一

痼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踈闊矣賢者

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

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

欲秉筆翫縷○翫力禾切縷音呂好視也一

神志荒耗前後遺忘○音妄漢書楊惲傳以陪

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辰滯

辰一作解

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

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

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

士一作上

亦不堪當世

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

所但以存通家宗祀為念

存字無

有可動心者

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

雖一字無

退託先

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

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

甘與酬同
出莊子
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

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

戀之至

一本戀亦作懇

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楊憑拜京兆尹與李夷簡素有隙李因劾

憑江西姦賊憲宗貶為臨賀尉時元和四年也公嘗遺憑子誨

之書云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勅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

大恩澤丈人之冤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此亦云丈人旦

夕歸朝廷復為大僚考憲宗紀元和五年詔以來歲籍田則此

書必五年冬作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

座前○丈人字俗以爲婦翁稱然字

則遠矣大抵亦尊者之稱吳越春秋載伍子胥謂漁父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役人

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作壯一鋪陳廣大

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

末以愚蒙剝喪頓瘁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爲

念憂憫備極不唯其親密舊故是與復有一作

是乃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許一作取而激其忠誠

者忠一是用踴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

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

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

古丁一
無人字

其難非苟一

而已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

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

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

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於知之

見書臯
陶謨

孔子亦曰失之子羽

史記孔子曰以言取人失

之子羽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

貌孔子曰以容取人失之子羽子羽乃澹臺

也滅明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

馮衍字敬
通京兆杜

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

陵人
世祖
即位
論功
當封
將召
見才
如王
景

略以
尹緯
為令
史晉載記尹緯天水人先為

佐命
元功
甚既
敗苻
堅遣
尹說
堅求
禪代
堅

問緯
曰卿
於朕
何官
緯曰
尚書
令史
堅曰
卿

宰相
才也
王景
略而
朕不
知是
皆終
日

號鳴
大吒
切○吒
而卒
莫之
省無
之而
工

言者
賊也
趙括
得以
代廉
頗史記趙奢傳趙

將兵
拒秦
秦遣
間言
曰秦
之所
患獨
畏馬
服

君趙
奢之
子趙
括為
將耳
王以
括代
頗括
之

也蜀志馬謖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先
主謂
亮曰
謖言
過其
實不
可大
用亮
謂不

然以謾為參軍戰于街亭
為張郃所破。謾音縮。今之若此類者不

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

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

為二千石西漢周仁武帝立以先帝臣重許

靖以人譽而致三公致下一有位字先主圍

以此薄靖不用法正曰靖之浮稱播流四海

若其不禮天下之人謂公為賤賢也於是史

靖為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史記

司徒司徒夫薦寵下輩士亦夫言朴愚無害者蕭何

無害謂不刻害也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

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

孟子惡乎宜乎抱關

擊柝。柝他各切。夜所擊之木也。

則必敬其事

論語事君敬其事而後其

食

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

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

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

致之巖廊之上

○揭去調切舉也

蒙以絃冕翼以徒

隸而趨走其左右

一字無而字

豈有補於萬民之勞

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

不字下一有盡字

凡以

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

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
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
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
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憇我哉

渠。憇。記。

也。切。毒。

茲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

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
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聽一
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
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

吾知之而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
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
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
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
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
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
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
操一作探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
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

屈屈

原馬司馬遷○屈其勿切 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

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累力追切若皆

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

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

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

列大曆九年憑中進士十三年疑中進士天

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凌子元和

賦之字茂孝嘗為華山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

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

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之道

一大道作

孔氏之志

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

為士之末獨采取何如爾宗元自小學為文

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

第一無乙第二字

至尚書郎

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

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

利病

知一無字

去年吳武陵來

武陵元和二年中進士三年謫永州

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

與之言因為之出十數篇書

書一無字

庶幾鏗鏘

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

一無古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

今一本二以相譚亦云親見楊子雲容貌不

能動人安肯傳其書楊雄贊相譚曰凡人賤

祿位容貌不能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

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

賈誼專如楊雄猶為今之人一笑字則世之高

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始不薄於當

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

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

訓詁風雅之道以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

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

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世一作何也凡為文以神

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

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

來一無字痞氣尤甚加以眾疾動作不常眊眊

然一音冒目少晴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

沮一作怛○霾音埋風雖有意窮文章而病

雨土也詩終風且霾

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

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一本無五年之

開四為天火所迫天一作大徒跣走出壞墻穴牖

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

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

意一作志矻矻自苦矻丘八切與砧同堅也突也石狀一云口骨切勞極貌

又健以危傷敗之竟哉中心之悃悃鬱結悃悃

口本切誠也悃悃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許京

非孟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

容

思得効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
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憂慄為幸敢
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
仕再登朝至六品官至一作止宗元無似亦嘗再
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
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
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
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
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

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

志息矣身世子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

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娶公

疑女貞元十五年八月一日卒年二十三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

子一字本無然無一日之命楊氏孕而不育至今無以

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

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

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一作祀或者猶望

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

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

也厭棄

文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

為念流涕頓顙

寫曩切

布之座右

一作

不任感

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墳書

裴墳瑾之弟字行具此書唯不詳其爵位公時在承

其書曰河北之師當已平矣虜聞吉語矣考其時蓋當吐突承

元璠誅王承宗之時事在元和四年書必此年作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

過為大故奮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

棄惟應叔輩一三公獨未耳一作獨僕之罪

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

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

幸乃一售不得者講張排報書人乃或講張

也○講音斬根胡根切一僕可出而辯之哉

本作恨見漢書灌夫傳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

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耳一無耳字不知其卒

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而不

能即死者以為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

者尚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

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

立長使僕輩為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

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下天

熙熙見史記貨殖傳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

博而局束者寡其為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

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恥之劉向別錄云方

士傳言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吹律而溫氣至五穀生今名黍谷

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恥者

何也河北之師當兄平奚虜聞吉語矣

時吐突承

璿討鎮冀王承宗鎮冀自李寶臣本范陽內屬奚承宗之先武俊亦本契丹部落故曰奚

虜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

文之罪

流言飛文出劉向傳

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

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為明時異物

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蔑然不遷者何

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

無恙

餘亮切憂也一無嘗得二字

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

意乎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

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
不記一捨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
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

一作勉新唐史蕭俛書在許孟容書前按

俛本傳貞元中及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為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制誥公在永州此書當是俛為翰林時作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
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

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徵王生之說僕

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

爾子京新唐史自思謙兄止焉爾並刪去僕不幸唐史刪不嚮

者進當艱艱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

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造其門哉唐史刪乃

字。岌魚及切門一作間下無哉字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

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

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史刪則字之字然僕

當時年三十三永貞元年甚少唐史刪甚少字自御史裏

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

者怪怒媚嫉音冒其可得乎唐史刪凡人皆

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聲不能

壓當世聲一作名世之怒僕宜也唐史自凡人止

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唐史刪辱在附

會聖朝弘大弘一作寬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

怒唐史刪謗語轉侈囂囂嗷嗷囂虛驕漸

成怪民民一作人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悅讎人

之心讎一作仇日為新奇務相喜可喜一作悅自

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

唐史刪而字

萬

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

致此

唐史自伏自止致此並刪去

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

者今已三十七矣

唐史刪六七二字及已字

長來覺日月

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

身矣

唐史刪則字

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

祇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

唐史自兄字至也字

刪去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脰

馳偽切足腫也

重上

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

肌革癢慄

○癢山錦切寒病一作慄七感切慄來感切陰寒貌薄寒中人見楚

詞毛髮蕭條瞿然

音○瞿句注視怵惕以為異候

意緒殆非中國人

也人下字楚越間聲音特異

鵠舌啁譟

孟字南蠻鵠舌之人○鵠音決鳥名即鸚鵡也啁音卓今聽

之怡然不怪

作怡恬一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

自然嘒嘒

許堯切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

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

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

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

笑哉讀周易困卦唐史刪至有言不信尚口

乃窮也唐史刪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

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瘖○

音陰不能言也思與木石為徒唐史刪不復致意今

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

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唐史刪豈非命歟

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余唐史刪

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

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

觀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蔽切而矜自我

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唐史自獨喜至如此

去 益刪然居理平之世高宗諱治避為理終身為頑人

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

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是時吐突承瑞討王承宗公有

望於賊平慶宥及罪譎耳雖朽枿腐敗切 枿牙割也 枿一

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九 菌隕

切一釋廢瘡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

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為耕一廛二畝半也

一家之朝夕誦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採取

居也木鐸者金鈴木舌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以徇於道路

也正殿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

太平之人矣唐史刪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

一言焉唐史自此在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按建本傳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

學者或以建聞帝問左右宰相鄭餘慶曰臣為吏部時當補校

書八人他皆藉貴勢以請建獨無有帝喜擢左拾遺翰林學士

此書在永時作也書云前過三十七年當在元和四年

杓直足下

建字杓直避之弟也○杓音標

州傳遽至

○傳去聲驛也

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

禹錫字劉夢得

得足下前次

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

○藿徒弔切

聞

人足音則楚然喜

莊子逃虛空者藿藿柱乎馳之徑跟位其空聞人

足音楚然而喜矣○

恭切喜貌本註云人行貌僕在蠻夷中比得

足下二書及致藥餽喜獲何言僕自去年八

月來瘡疾稍已往時開一二日作今一月乃

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一

作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音戰寒坐

則髀痺○髀部禮切服也痺卑利切足氣不生也濕病所欲者補氣

豐血彊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

忽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

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有蝮虺

大蜂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

名反鼻虺色如土俗呼土仰空視地寸步勞虺○虺許偉切蝮芳六切

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蟲詩為鬼為域域在水旁能射人甚者至死

亦謂之短狐即射工也亦名水弩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

瘡痛一作鬼切時到幽樹好石斲得一笑已復

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

周禮三罰而歸于圜土註圜土獄城

也

一遇和景

出一字有

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

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

六尺曰尋

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

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

誠不足為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

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

時建為翰林學士

翰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癯

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為堯人

避人

不必立事

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
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
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
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越不過爲三十年客
耳三或作四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
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
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
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
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

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

列子榮啓期曰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

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

煦僕

○煦况羽二切

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

人

一作若即人

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

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

裴填蕭

僕

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

近地

敦詩崔羣

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

書見之勉盡志慮

或誤免盡非

輔成一王之法以

有罪矣不悉宗元白

與顧十郎書

觀集中送苑論序謂初與論同薦于京師是歲

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趨權衡之

下竝就重輕之試顧公蓋少連也今以門生具官致書於顧君

意者必少連子也少連傳云始少連攜少子師閱奔行在詔

同止翰林院則顧氏子豈師閱耶十郎一本作十顧氏郎公時譎

永州作

四月五日

一月一日作

門生守永州司馬貧外置同

正貧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執事凡號門生而

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

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

亦非難也大抵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

煦起起○煦吁句切吹也便僻匍匐以非乎

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雷滅颺逝

○颺甲不為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恐世

人之非己也一作世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

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

力秉志不為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

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

七十有九人

貞元九年十年顧少連以禮部侍郎知貢舉取進士六十人諸

科十人

執事試追狀其能則果能効用者出矣

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壽張者豈他人

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

禹錫貞元九年

中第遑遑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

德順宗時顯贈榮謚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

為親戚門生光寵

少連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敬則謚贈之榮亦諸門生

之力不意瓌瓌者

晉書習鑿齒傳瓌瓌常流碌碌凡士○瓌音瑣當作

瑣瑣碎也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洵湧

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
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阨又不能著書
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
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
蓄憤悱思有以效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
散擯抑刃切擯必切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
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始下有之字偃蹇退
匿者將以有爲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
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爲大恨固嘗

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中一有而他人無以

辨其志故為執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之不

逮論語古者言之不逮也儻或萬萬有一可冀一本

作幾與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

感激浪然出涕音郎書不能既一作就宗元謹

再拜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

